

和初恋男友分手

《云深不知处》的拍摄过程充满了各种需要克服的困难。

任性倔强的我第一部戏就跟导演杠上了,为的是女主角死亡的那场戏到底该不该眨眼睛的问题。当时导演的构想是:武本大夫染上疟疾的妻子最后从轿子上摔下来,武本把妻子抱在怀里,妻子为了安慰丈夫,咽气之前应该做出两人初识时的那个眨眼的动作,然后再气绝身亡。我当时的观点则是,如果我是一个在轿子上颠了大半夜、已经气如游丝的垂死病人,我想我是不可能有心情和丈夫眨个眼之后才气绝身亡的。后来女演员与导演从清晨三四点钟一直僵持到日出,因为拍摄的是夜景,只要太阳一出来,工作人员就得喊收工,那么我就赢了。最后导演只好决定采用已经拍好的“死不眨眼”的结尾镜头。这场戏拍完后我们虽然仍旧是好友,但是我“不敬业”“不听话”之名从此不脛而走。

演完《云深不知处》,眼看着就要接近 Don 回台湾的时限,但是在内心深处我已经把这段致命的吸引力提早扼杀。我写了一封信到老挝,信中表明我们俩已经走上人生的岔路,我准备赴美进修,必须把这段关系画上句点。Don 没有回信,我以为从此俩人的关系真的结束了,没想到一年后我从纽约回来竟然再度和他见了面。

《梅花》和《笕桥英烈传》上演后我的知名度已经高涨,走在路上连小学生都会喊我“梅花”或要求我签名。有一天在四维路的家中接到



名人传记

本书是台湾明星胡因梦历经半生的探索与跌跌撞撞,亲笔撰写的自传。随着书中细密、点滴的叙述,会发现作者很深刻且很有勇气地正视自己,是一部检视自我,呈现人性丰富内在的“心灵地图”。书中披露了她与李敖的爱恨情仇。

胡因梦著

东方出版中心友情推荐

张艾嘉打来的电话,她说 Don 昨天晚上在艾迪亚出现,一直打听我的电话号码,但没人肯告诉他;朋友们私自做了保护我的决定。Don 曾经是她读美国学校时的老师,她说如果我想见他,可以在她母亲的杏林餐厅里会面。我一方面感谢艾嘉的热心,一方面怀着悲欢离合的心情答应赴约。

走进杏林餐厅,Don 已经在座,他消瘦的脸颊显得更窄了。我坐定下来,两人相视无语,阔别了一年感受虽然未变,

但人事早已全非。我们听着餐厅里的音乐,眼泪在千头万绪的情绪下止不住地流着。Don 告诉我自从接到我的最后一封信,他的生活便开始失序,香烟啤酒无法离手,晚上经常失眠。后来他从老挝转到香港,替联合国难民组织的杂志做编辑,这份工作待遇不差,他很想存一笔钱为我们的将来打基础,他似乎有预感我很快会返回台湾。但是他在香港的生活起居仍然很不正常,过了没多久他就突然中风,全身瘫痪了一阵子,最近才恢复一些,这次过境台湾无论如何要见我最后一面。他说到处都看得见我的照片,我对他而言知名度已经太高,他消受不了。我看着他,一边落泪,一边苦笑。

一段刻骨铭心的宿缘就这样在生命的流程里滑落。多年以后我和林云二哥到华盛顿 D.C. 参加里根(Reagan)就职大典,我忍不住还是打了一通电话给 Don。他当时正在弗吉尼亚父母的家中,一个半小时后他来到二哥友人的住处和我见面。我们坐在玄关的长椅上相对无语,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回到他的房里我开始强烈地渴望他的身体,他满脸严肃地看着我,然后很认真地对我说我在他心中的分量太重,他无法以一夜之情随意处置。他开车送我回去的路上我们没有只言片语。我回到台湾半年后又打了一通电话给他,他说他正在和一位外向热情的美国女记者交往。她的外向似乎能平衡他过度内向的习惯,因此关系发展得蛮好。很奇怪,我听了并没有失落的感觉,只是祝福他一切顺利,然后这段姻缘就正式画上了句点。

争夺无名高地

第三十八军主力在围歼德川之敌时,范天恩还带着第三三五团执行诱敌深入的任务,在远离军主力 100 公里外的花坪站抗击向鸭绿江进击的美军。25 日 17 时才接到师指命令,让他们向正面之敌发起进攻。

范天恩一听那当然好,早就等着这一天了。为了尽快赶回去,除了枪炮弹药干粮,全都轻装留在后面,预计以每天 60 公里的速度,两天赶到德川,赶上打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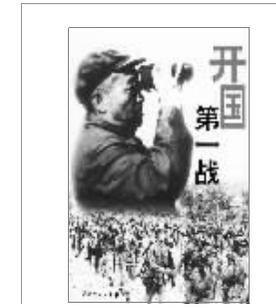
第二天晚上,第三三五团跑到德川附近。在离德川只有 15 里路的时候抓到几个跑散的韩军士兵,一问才知道,德川战斗已经结束了。

打完了?这多扫兴。这时,杨大易刚接到梁兴初的电报,要他马上占领松骨峰,堵住敌人西南方向的退路。范天恩立即在地图上找到了松骨峰。

到了松骨峰下,范天恩告诉第一营营长王宿启:“你上去,如果上头是敌人就坚决打下来,坚守到天黑;如果是兄弟部队你就在东侧隐蔽,黄昏后待命行动。”

第一营冲上松骨峰,发现上面已被第一一四师部队占领了。王宿启便按团长交待,将部队带到东面展开休息,并派参谋宋士彦和通讯员王伦返回团部报告情况。宋士彦和王伦路过公路时听见有人说话,叽叽咕咕,不是朝鲜话,那就是美国鬼子了。二人赶紧跑回第一营向王宿启报告。王宿启立即令第三连占领书堂站北侧无名高地。

刚一上去,战斗就打响。刚把敌人的尖兵小队解决了,就看见黑压压一片美



纪实文学

这是一部全面、客观和翔实地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历史的长篇纪实文学。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依据,采用大场面和小故事的双线结构,生动记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半岛那场举世闻名的战争从背景到发生、演变、结束的全过程。

双石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友情推荐

国兵涌了过来。这是在军隅里被第四十军赶过来的美步兵第二师部队。

第三连精神头一下就起来了,刚缴获没几天的“巴祖卡”火箭筒先抵近坦克,一炮就把第一辆坦克掀翻了。无名高地顷刻就被凝固汽油弹炸成了一片火海。

成群的美军向山上涌去,足有一个营。范天恩一看心说糟了,冲到团指附近的第二营,命令所有轻重机枪开火,减轻第三连压力。第二

营政治教导员刘成斋亲自把住一挺重机枪,连续不停地射击,把枪管打得通红。

第一营营长王宿启一看形势危急,第三连阵地可能失守,立即命令第一连、第二连上好刺刀准备从第三连左右两侧向敌人反冲击。

眼瞅着敌人就要漫上第三连阵地了。忽然间,随着一声声爆响,敌人堆里腾起了一朵朵手榴弹的蓝烟,紧接着,从浓烟烈火的阵地上站着二三十个全身上着火

的“火”人,发出一阵阵惊天动地的呐喊,冲进了敌人中间。第一营第一连、第二连也端着刺刀从左右两侧向敌人出击。敌人又像潮水一样退了下来。铁打的汉子范天恩不觉中已泪流满面。第三连被凝固汽油弹烧得伤亡惨重,只剩不到 20 个人。连石头都烧红了

的阵地上简直没有容身之处,战士们全被烧伤。第二排排长陈宝贵眼睛被烧瞎了不下阵地,给大家压子弹,还鼓励大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要经得起考验!”

31 日 13 时,美二师发起了当日最凶恶的第五次反扑,攻击的步兵增加到近千名,32 架飞机、18 辆坦克和数十门榴弹炮对阵地进行狂轰滥炸。阵地又变成一片火海。身上带着火的战士们和敌人白刃肉搏,连长戴如牺牲,战士邢玉堂带着满身的火和敌人同归于尽。六 0 炮班的战士抱着拔掉保险针的炮弹冲进敌群。最后只剩下 7 个人,阵地还是在他们手里。

战后,作家魏巍写下了以这场战斗为背景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当他把这本书送给范天恩的时候,肃然道:“你们才是这本书真正的作者!”

习惯性流产

小西的孩子最终没能保住,晒被子时腰给抽了一下,就流产了。接到小西的报警电话何建国立刻赶回家带着她去了医院。那时他们的心里还存有希望,检查结果粉碎了他们的希望:孩子保不住了,须马上做刮宫术。那一刻小西如五雷轰顶,不仅是为这个孩子没能保住——晒个被子就流产了,看来真的是习惯性流产了!何建国连连安慰她说不会的可能不至于,但她看得出来他的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他的心里也急更急比她还急。她看着他惨然一笑,道:也许,建国,这是天意。不想天爷让你做孝子,不想让我们孩子来和你的父母争食……

话音未落,是何建国的手机,他爹打来的,电话大意:鉴于小西怀孕保胎不能上班不能挣钱的情况,全家人重新研究后决定,把老房子卖了,跟买主也商量好了,老房先让他们一家住着,新房子一盖好就搬。买主提前给钱。就是说,不用何建国他们出钱了。小西听完何建国的转述当时就流泪了,他们家连钱都不要了可见他们对孩子的渴望程度。可是,她还能生孩子吗?她如果不能生孩子,何家会怎么样对她?

何建国上班去了。楼里上班上学的也都走了,整个楼里静静的。电话铃响起来了,何建国的电话。他们村一辆大货车进京时因涉嫌非法载客,被执法站扣了,打电话找到了何建国,何建国是他们村唯一的北京人。接到这个电话后何建国打了一圈电话,无奈他的同学朋友都是 IT 界的,加上他是外地人,北京根子浅,实在



都市小说

性格开朗心直口快的女编辑顾小西来自高知家庭,嫁给了从农村考进北京的大学生何建国。自从他们结婚后,何家不断地有人来,吃住在她家,找顾小西在医院的母亲看病,俨然一副顾小西家就是何建国整个家族和整个何家村的家。于是,矛盾在顾小西第二次怀孕并习惯性流产后爆发……

王海鸰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找不到能与执法站搭上关系的关系。他把情况如实告诉了他那位大货车被扣的老乡。给老乡打电话说了“不”后,他接着工作。这些天因为家里的事工作耽误太多,否则,小西流产手术后,他怎么也应该请假照顾她两天。

没想到刚刚拾起被打断的思路,软件正写到酣处,啪,爹的电话打来了,说的正是那辆被扣的大货车的事。不用说,那位大货车的车主打电话给他爹了。爹在电话里让他一定得想办法,车主的

哥哥是村委会主任,家里的宅基地村委会主任不发言,就批不下来。换句话说,人家是咱家的恩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家有了难了,咱能见死不救?何建国放下电话后考虑了又考虑,犹豫了再犹豫,无奈之下,还是得给小西打电话。小西家是北京人,尤其她妈,大医院的著名专家,如果肯帮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何建国这样说服着自己,一下一下拨了电话,同时在心里设想着小西的回答和他的回答。

“不行!”完全不出何建国所料,小西听后断然拒绝。“跟你爹说,他们非法拉客,人家执法站依法行事,谁出面都没有用!”

“哪里是非法拉客啊,其实就是顺带着捎了几个亲戚,没收钱。不是营利性性质。……还用问吗?执法站的人想收钱呗。……投诉得花时间花钱,正义需要成本,农民怎么付得起这成本?小西,你看能不能给妈妈说说,看她的病人里有没有能跟执法站说得上话的人……”

“不可能!我妈最不愿求人,更不要说求她的病人,这违背了她的原则。再说了,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你能保证你老乡说的都是实话吗?”

“绝对实话。那是我们村里最老实的人。小西,你们是北京人,关系多,想想办法,啊?知道吗,执法站让他们交两万块钱的罚款呢!”

小西是在听到“两万块”时沉默了,片刻后说她找人看,让何建国等她电话。何建国放下电话后心情复杂,如释重负的同时又惴惴不安。如释重负是为小西答应帮忙,惴惴不安是为利用了小西对他的信任。

离奇事件

当啷当啷……每一声都敲在叶浅翠的心口。她快步走回自己的房间,将房门紧紧地锁好,蜷在床上缩成一团,用被子盖住头脸。现在只有等天亮,太阳出来时,一切魑魅魍魉都会消失的,世界依然是清明的。

“叶浅翠,叶浅翠。”门外响起了轻轻的呼唤声,这是魏烈的声音。叶浅翠大喜,一骨碌跳下床,开门,魏烈神色紧张地站在门口。“刚才你怎么不见了?而且白铃、段瑜也不见了。”

魏烈干咽着口水,心有余悸地说:“我就是发现段瑜不见了,所以出房准备告诉你,结果我一出门,就看到一个人影在通往餐厅的走廊上一晃,我好奇,就想看看是谁,结果……你跟我来吧,一看就会明白的。”他拉起叶浅翠的手离开房间。

到了餐厅,八仙桌的桌面泛着冷冷的光。在餐厅旁边立着一个高高的酒柜,是玻璃面的,里面只有一个酒瓶,酒已去了大半了。魏烈一副轻车熟路的模样,径直拉了叶浅翠到餐柜前,伸手一推花瓶。旁边的酒柜悄无声息地向右面移开了,露出一扇雕花木门。木门虚掩着,从门缝里飘出一股浓郁肉香。

门一推就开。那是一间大大的房间,具体地说,是一间大大的厨房。这是老式的厨房,还有烧柴火的灶台,煲汤煎药的煤炉子,贮水的两个大水缸,放置碗筷刀具的木制柜子。正中间摆了一张长长的桌子,上面堆了一些青菜、萝卜等东西。

总共有两个灶台,一大一小,火烧得都正旺。但段瑜还



悬疑小说

若花燃燃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在不停地将劈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木柴扔进灶里,他的脸上布满了细细密密的汗珠,脸被火光映得红红的。

“他在干吗?”叶浅翠轻声地问魏烈。她很纳闷,段瑜半夜不睡觉,跑到这里来煮东西吃?魏烈还没有回答她。段瑜听到她的声音,抬起了头,两眼发光,兴奋地说:“嗨,你也来了?我的黄金烤猪头好了。”段瑜从大灶里抽出火钳送到叶浅翠面前。“你闻闻,是不是很香呀?”

一股浓郁的烤肉香味挟

着热气直扑鼻翼,一个黄灿灿的东西在眼前晃动着。“是很香。”叶浅翠说着,定睛细看,眼前是白铃金黄色的笑容。

“啊……”一声啞哑,绝望的呼声冲出了叶浅翠的口腔,她连退几步,身子摇摇欲倒。

“怎么了?怎么了?我的黄金烤猪头不好吗?”段瑜忙不迭地站起,露出茫然的神色,将“猪头”又递到叶浅翠面前。

“不!不!不要过来!走开!”叶浅翠近乎在号叫,身子继续往后退,跌跌撞撞的。直到屁股抵住了一样冰冷的硬物,她退无可退。一回头,原来是个大水缸,水缸没盖子,满满的水里,有一个没有脑袋、没有手臂的躯体无限委屈地浮着。

魏烈强忍着心头的恶心和惧怕,装出轻描淡写的样子,说:“没事,可能她不喜欢吃猪头。”

段瑜信以为真,“真可惜。”他伸出舌头舔了舔猪头,对着猪头的脸大口咬了一口,大声咀嚼着。魏烈浑身一震,勉强笑了笑,客客气气的样子,就像客人婉言谢绝主人的美意。“你慢用,不打扰你了。”

他快步走到厨房,站在叶浅翠的身边。“唉,他疯了。将白铃当成了野猪。你在大雾中看到了自己。我在雾中明明跌落悬崖,却又好好地站在平地上。他受到了这迷雾的影响,就算是疯了,也不离奇。接下去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句话提醒了叶浅翠,在这里待久一点,危险就会增加不少。想到变成了“野猪”的白铃,这样的厄运可能随时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她忽然坚强起来,站直身子,坚定地站:“我们要离开这里,越快越好。”